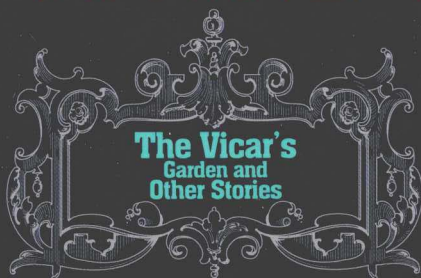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牧师的花园



著/ [英] D. H. 劳伦斯 D. H. LAWRENC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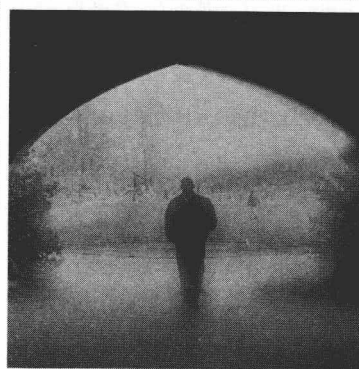
编/ N. H. 里夫 N. H. REEVE

译/ 胡全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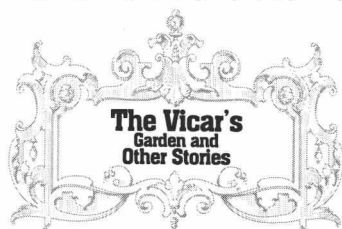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J561.45

305



牧师的花园



著/ [英] D. H. 劳伦斯 D. H. LAWRENCE

编/ N. H. 里夫 N. H. REEVE

译/ 胡全红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牧师的花园/(英)劳伦斯著;胡全红译.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5039-4312-6

I. ①牧… II. ①劳…②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48180号

THE VICAR'S GARDEN AND OTHER STORIES by D. H. LAWRENCE AND N. H. REEVE

Copyright: © This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text of The Vicar's Garden and Other Stories,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and first published in 2009 © the Estate of Frieda Lawrence Ravagli 2009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OLLINGER LIMITED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0 Tianjin HuaWenTianXia Books Co., Ltd &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-2010-4365

牧师的花园

作 者 D.H. 劳伦斯 N.H. 里夫

责任编辑 蔡宛若

策 划 常月仙

封面设计 引文馆·闫薇薇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

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90×1200毫米 1/32

印 张 9.75

字 数 16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312-6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出版之前

D.H. 劳伦斯 (David Herbert Lawrence, 1885—1930) 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，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。在劳伦斯生前，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并不为人关注，甚至被人奚落、诋毁，更甚者作品被各国列入禁书行列，以致疾病缠身、穷困潦倒的劳伦斯无奈慨叹“三百年内无人能懂我的作品”；但他去世后不到 30 年，作品就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。国内，劳伦斯的作品与读者见面后，同样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。然而，我们很少能够从这些辗转流传至今、深受读者们喜爱的作品中窥到劳伦斯创作时的原始面貌。

2009 年，剑桥大学出版社根据 D.H. 劳伦斯现存的手稿、打字稿、以劳伦斯妻子——弗里达·劳伦斯命名的基金会出版的劳伦斯作品早期印刷版本，加以整理、编辑，出版了《牧师的花园》(The Vicar's Garden and Other Stories)。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按照原作尽量排除现有版本中出现的遗漏、篡改现象，将同一篇文章作者在不同时期修改的版本依次排列，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本人的创作过程。

此次，我们引进本书在国内出版，旨在提供给中国读者最接近作者本人创作意图的文本，可以一窥劳伦斯作品的原貌。本书集中

展示劳伦斯 1907—1914 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，同时收录了作者 1918 年创作、与已出版版本完全不同的《瞎子》，1919 年创作、在国内属首次完整版发表的《冬孔雀》。所收录的短篇小说全部按照时间先后排序，各作品的不同版本则连续排列。

无疑，本书的出版将会弥补国内 D.H. 劳伦斯作品出版的空白，为研究这位大师的作品提供更加充实的资料，也会更加真实地反映劳伦斯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历程。

目 录

1 出版之前

1 牧师的花园 (1907)

9 玫瑰园魅影 (1914)

27 格蕾丝莱编年史的一页 (1907)

37 红宝石 (1907)

49 白色长袜 (1907)

63 白色长袜 (1914)

93 菊花香 (1910) [第二版]

129 菊花香 (1911) [第三版]

157 密爱 (1911)

181 忧愁天使 (1911)

207 *Vin Ordiniare* (1913)

231 瞎子 (1918) [第一版]

255 冬孔雀 (1919) [第一版]

279 菊花香——1914年7月版结局

285 文本来源

287 劳伦斯生平及创作年表

牧师的花园 (1907)

她安静了几分钟。海湾^①畔的山过于陡峭，使得话语只能在脑中酝酿却无法出口，及至我们走上较为平坦的一段小径。当她开口时，我知道她一直在从眼前怡人的海岬渴慕地眺望着远方的未来。这是我们经过何其多期盼、筹划和努力才到达的地方。

“这里，”她说道，“度蜜月再合适不过了。”

之后她的脸上泛起红晕，我笑了。

“你瞧，”她轻快地说，“那些山和海岬给了我们一个多么可爱的幸福角落，世界上只属于我们的角落，就好像——”

“悬崖上温暖的小巢。”我接口道。而她冥思苦想着更妙的比喻：

“就好像我们在一片荒野之中^②，仿佛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人。”

“重归乐园^③。”我附和道。

我的话语在她那边杳无回音。她早已丢开我的胳膊，正朝

①海湾，指罗宾汉湾（Robin Hood's Bay），在惠特比（Whitby）附近，位于约克郡（Yorkshire）海岸。

②围绕罗宾汉湾的海岸线正位于北约克郡荒原的边缘。

③重归乐园（Paradise Regained），为英国诗人弥尔顿（John Milton，1608—1674）所作史诗《复乐园》的标题，出版于1671年。

一个嵌在路边石头高墙里的门洞张望。我也不得不随着她停下脚步，向内窥探。而这时她已经越过大门，踮起脚尖，穿行在浓荫如盖的庭院里。院中地面上铺着取自海滩的蓝色和褐色鹅卵石，向着另一头那片充满新奇和诱惑的亮光延伸而去。对面的墙上布满光斑，有一道高而狭窄的拱门。拱门后头，一条小径豁然跃入视野，两旁是一丛丛半透明的常春藤嫩枝，将引领人们走上一条金色与绿色交织的光明大道，而远方则是更加温暖和绮丽的应许之地。

这对她来说太诱惑了^①，她只能继续前行。我看看洞开的大门这边，又朝另一边望去，在那里还有一个出口掩映在院子的凉荫里。一个男人出现在那儿，我迅速退避到外面的小路上。我听到他踩着鹅卵石，咯吱咯吱地愈来愈近；我听到细碎的脚步声——她正朝着我的方向飞奔而来——还有衣裙相互摩擦发出的窸窣声响。那男人紧跟过来。她掠了掠散乱的头发准备好面对他，而我却背过身去。

“您有什么事吗？”一个温驯轻柔的声音问道。

“它太美太诱人了，”她答道，“我觉得非看一眼不可。”

我鼓起勇气转过身来。他是个小个子男人，留着杂乱无章、黑黢黢的络腮胡子，像蠕虫一般驯服，让人有种想要当着他的面逃跑的念头，仿佛他全身都浸透了怜悯和仁慈的乳汁^②。他拿着一个浅浅的篮筐，形似藤制托盘，上面滚动着大个的醋栗，一个个结实、肥硕，宛如身穿紫袍的市府参事^③，旁边还斜倚着

①此句出自《旧约·创世记》Ⅲ.6。

②怜悯和仁慈的乳汁 (milk of human kindness)，出自莎士比亚剧作《麦克白》(Macbeth) 1.v.15。

③身穿紫袍的市府参事，市府参事在当时通常被公认为身体肥胖，参加仪式时常穿紫袍。

一束黑醋栗，一颗颗油黑硕大，泛着苍绿色的糖霜。

“花园昨天向访客开放过。”这个讨人喜欢的小个子男人踌躇着说。当他看到她恳切求告的眼神，几乎是羞怯地马上接着道：

“如果您喜欢，可以现在进去看。”

她不假思索地雀跃着穿过幽暗的庭院，对那个仆役再也不屑一顾，而他却将目光投向庭院另一侧那黑黝黝、毫无遮掩的窗户。她为踏上那条阳光大道而欣喜，为穿越那道美妙的拱门而快慰，它用最崇高的许诺诱惑着我们。她站在草坪上不耐烦地等我，旁边是金光闪闪的肉桂树丛。可就在我够到她之前，她又向草坪一侧的花床飞逃而去，宛如一只在花间盘旋飞舞的白蝶。我便在远处的草坪尽头找了一个靠着路边的长椅，坐下来端详起眼前的景致。

脚下是一个缓坡，逐渐下行至一条山涧，我猜它就是那条潺潺地穿过村庄，然后涌起波涛飞奔入海的溪流。我抬起眼，从高代花^①和三色紫罗兰花丛向更远处眺望，视线掠过玫瑰园，穿过被酒红色攀援蔷薇缠绕的拱门，越过布满山谷的森林，然后我看到小巧的北方海湾在我眼前静静沉睡，和那笼罩在晨雾中仿佛无限悠远的海岬。我垂下眼，绚烂的花海便跃入视野，绯红、朱砂、娇粉、纯白，五彩缤纷；抬头远眺，就看到远方横卧着深邃的大海，它苍茫灰蓝，静默无语。就连犬牙交错的岩崖也被清晨的雾霭浸润了，显得温柔而又多情。

我的伙伴在身边责备我：“你怎么能在这么可爱的地方坐在那儿发呆，而不去看看那些花儿？来，瞧这个。”

①高代花（godetias），月见草科，花朵呈浅粉、白色或橙色。

她折起一支沉沉的玫瑰，而我不得不把脸凑近它凉爽清新的唇瓣，深深吸入它吐出的香甜与美好；不得不用手指轻抚它丝绒般滑腻的深红肌肤；不得不浅尝这古怪花茶的辛辣。如果我不做出极其欣赏和喜悦的姿态，她就不满意；而当我兴高采烈，她便与我一样欣喜。她的臂弯里抱着一大束花，硕大、盛放的花朵没过了她的胸口，她的脸被玫瑰映得绯红。我彻底沦为她的裙下之臣，她继续引领我前行。

小径沿山势下行，时而穿行在深色的高篱之间，时而途经阳光照耀下的丛丛玫瑰，或是在忍冬和铁线莲那疏疏落落的藤蔓下面穿过。偶尔，当我们经过一段坦途或近乎平坦的道路，会迎面突如其来一大片玫瑰，它们中的一些如同好姐妹般脸贴脸挤在一块儿；有些则傲然沐浴在阳光之中；还有些落红宛如成群的蝴蝶翩然飞向大地。那里有黑玫瑰，色彩幽黯却华丽无比，它们的颜色从深红到洋红渐次淡去，直至初放的花苞中那一抹微弱却纯粹的激情；有雪白丰腴的“修女”，它们拥有冰雪的颜色，但内里的纯粹更胜过外表冷漠、青涩的纯洁；还有“红颜善变^①”，它们一边生长一边燃烧，颜色无常，最终褪变成带着微红的枯黄。

我们多么为牧师的玫瑰倾倒啊。我们顺着下坡路继续前行，直至尽头阴冷的松树林，然后又向上折返，来到花园的另一侧。当我们再一次坐到草坪尽头的椅子上时，海岬看起来更真切了，而清晨的时光已经被消磨掉了一个多小时。

“我从未，”她叹息道，靠上我身旁的椅背，“我从来没有

^①红颜善变 (beauté inconstante)，一种香水月季，颜色掺杂面积不等的粉红和橙色，最初于1892年在法国被培植。

这么幸福过。”

然而，她未曾眺望大海，没能再次感受它的神秘和超然。

“我在想，”她思忖道，“牧师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但愿我是他就好了。我可以在这个花园里布道，神圣地住在牧师屋里。当我在园里辛苦劳作的时候，牧师的女儿就带着书或画布坐在这里。但他真是好心，愿意让我们进来，也许我们也有些他没有的东西。我要去瞧一眼另一个花园里的那些绿房子。”

说完她又出发了，她的行动就像她的思维一样飘忽不定，难以捉摸。

* * * *

“牧师的花园！”我们年迈的女房东用她那讨人喜欢的地方口音惊呼道——她是个挺有魅力的女人——“噢，我们管它叫牧师屋花园，因为牧师不住在那儿。不——他的儿子住在那儿，你知道的，他是疯子。”

“疯子！”我的伴侣重复道，紧紧抓着我的胳膊，“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敢从那些窗子跟前走过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们没有安窗帘，前后窗子都没有，想来是怕他放火。我就知道有蹊跷。”

“是啊，”女房东接着道，她举起手来摇晃着脑袋，“那个牧师，可怜的人，失去了仅有的两个儿子。这一个出去打仗——之前是有一场仗吧？”我点头附和，她继续道，“嗯，他出去打仗，发烧伤了脑子，可怜的人从那以后再没正常过。后来牧师就把他安置在牧师屋里，那儿有他的仆从照料。他自己

住在海湾那边。”

“那另一个儿子呢？”她急切地问。

“他去了澳大利亚，一个野蛮的国家，后来在丛林里迷了路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但是那里没有水，他就渴死了，哎，真惨呀，真惨……”老妇人拭去一滴眼泪，“他们是他的全部。”她最后说。

恐怕，我们不会在这个美丽的北方海湾度蜜月了。

玫瑰园魅影 (1914)

一名小个子青年男子坐在海滩小屋的窗户边，努力试图让自己阅读报纸。时间大约是早晨八点半。室外，华美的玫瑰^①缀在晨曦中宛如一盏盏燃着火焰将倾未倾的小碗。年轻人看看桌子，又瞧瞧钟，最后盯着自己硕大的银怀表。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蓦然袭来，他站起身把视线投向墙上的劣质油画，显然从那幅《海湾的雄鹿》^②中获得了某种满足，这种满足持续了一小会儿。然后他试着打开钢琴盖子，却发现它上了锁。他对着一面小镜子照了照，推推棕色的唇髭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机敏。他看起来样子不坏——他搓着髭须——身材相当矮小却敏捷精干。当他从镜前转过身来，眼神里充满了自怜，还混合着从观察自己的仪表中所获得的满足。

他满怀着压抑穿过房间步向花园，而相比之下他的外套却神采飞扬，通体上下透着机灵和自信，端坐在一具健康的躯体之上。他本期待看到草坪上那株枝繁叶茂的天堂树^③，但它却未

①华美的玫瑰 (glory roses)，特指玫瑰品种 "Gloire du Dijon"，一种杏色的攀援型香水玫瑰，最初于 1853 年被培植。

②《海湾的雄鹿》 (The Stag at Bay)，是埃德温·兰西尔爵士 (Sir Edwin Landseer, 1802—1873) 于 1846 年的画作，在维多利亚时代非常流行并被大量复制。

③天堂树 (Tree of Heaven)，臭椿属，原产于远东，18 世纪被引入欧洲，19 世纪被用做公园和花园的装饰植物。

能得到良好的养护。与之相较，倒是结满褐黄果实的、歪扭的苹果树蕴涵着更多期许。他羞愧地偷偷环顾四周，然后摘下一枚苹果，背着屋子咬下清脆利落的一口。果子出乎意料竟是甜的。他又摘了一个，然后再次飞快转身，眺望卧室开向花园的窗户。他吃惊地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，而那只不过是他的妻子。她正凝望着大海，显然对他无知无觉。

他思恋却又疑虑地观望了妻子一会儿。她是个看起来年长于他的美人，相当白皙却不显病态，此刻她的脸上满是渴望的神色，浓密的头发挽成发包堆砌在额前。她看起来游离于他和他的世界之外，仅只凝神于大海。如此持续的忽视着实令她的丈夫困扰，于是他拔起一把罌粟果扔向窗户。她吃了一惊，温柔地笑着望向他，随即移开了视线，很快她便离开了窗户。他走进屋子看她，她仪态万方，傲气凛然，身着一袭白色穆斯林棉布^①长裙。

“我已经等了几个小时。”他说。

“等我还是等早餐？”她轻声道，“你知道我们说好九点的。我原以为你长途旅行之后可能会睡得久些。”

“你知道我总是在五点起床的，而且我没法在床上呆过六点。这样的早晨躺在床上就好像躺在矿坑里一样不舒服。”

“如果我是你的话，”她说，“在这儿的这段时光就该忘了那些矿坑。”

她在房内漫步，审视着，用一种不易觉察的轻蔑目光瞥了眼玻璃罩子里的装饰品。而他则立在壁炉前面的毯子上，以

^①穆斯林棉布（muslin），一种精细机织棉布，以伊拉克城市摩苏尔（Mosul）命名。欧洲人于17世纪第一次在那里发现这种织物。